

22340 以漸擴充。而於鄙人所希望之藏書樓及大學果能成立。則誠鄙人所馨香禱祝者也。

中國飛行家馮如君行狀

馮如君。號鼎三。廣東恩平人。父業倫。務農。家貧不能自給。生五子。君其最幼者也。性穎悟。少時肄業於鄉中小學。聰明冠羣童。教師甚器之。然性好弄物。曾以火柴盒作輪船等物。皆酷似。鄉人以是奇之。君之醉心機器。蓋胚胎於此矣。未幾四兄皆夭折。家道益落。有中表某。適從外洋歸國。勸其出外營生。君聽之。父母以愛故。不肯使離左右。君曰。大丈夫以四海為家。株守鄉隅。非所願也。兒行矣。毋以我為念。君之有進取志。已孕於弧矢時矣。遂於民國紀元前十七年。赴美國山藩市。日作營生。夜習西文。是時年僅十二。目覩美國工藝精巧。心嚮往之。嘗謂國家富強。由於工藝發達。而工藝發達。以機器為權輿。今中國貧極矣。非學習機器。不足以助工藝之發達。於是東至紐約工廠。專習其業。教師見其年少聰雋。免學費。君益加勉勵。苦心孤詣者十年。於三十六種機器。無不通曉。又復自出心裁。發明打水打樁兩種。最適於用。其尤出色者。則所製之無線電機。能發能收。電碼靈敏。西人向其購造數副。至今猶存。紀元前六年。復回山藩市。有朱竹泉者。耳君名。卽於是年委贄就學。時值日俄交戰。君卽對朱言曰。日俄戰爭。大不利於中國。當此競爭時代。飛機為軍事上萬不

可缺之物。與其製一戰艦。費數百萬之金錢。何如將此款以造數百隻之飛機。價廉工省。而為用且大。倘得千數百萬飛機。分守中國港口。微特足以固吾圉。並足以懾強鄰矣。君之致力於飛機自此始。於是發出飛機模型。欲自試辦。惟苦於資本。窮措大緣飾金玉。大不易易。幸海外同胞。素知大義。聞飛機足以救國。遂招集股本。組織一公司。促馮君製造。遂於紀元前五年九月。在屋崙租廠開工。翌年四月告成。往打林可市麥園試演無效。而屋崙工廠。又復被焚。長途多厄。志士短氣。孰知君固再接再厲也。旋卽在麥園支蓋蓬屋。重行構製。閱三四次而始有效。紀元前三年二月試演。約數丈高而倏墜地。君雖無損傷。然有以奪其氣矣。孰知君又百折不回也。乃日夜尋思。再次構造。並研究靈動之法。已耗費八九。股東以屢次無效。不復投資。而君父母以其久不歸也。函速其回家。萬里家書。星馳羽檄。英雄失路。進退無據。君慨然曰。飛機不成。誓不返國。遂將餘款再造。其苦志毅力。比諸哥倫布尋新大陸。有足多矣。然機雖靈動。而一間未達。未敢自信。偶見一鷹翔翔天空。君注視之。見其翼有機關。卽豁然大悟。語其徒曰。今而後飛機可成功矣。遂趕速製造。紀元前二年六月。試驗果得。頓異前製。時適中山先生到場參觀。贊勉備至。以吾國之大有人也。股東見有成效。再續股本。使之逐漸改良。至十月告成。試演凡十餘次。高至七百餘尺。向海灣環繞而行。約二十英里。中西人士往觀者。不可僂指。歐美日報。交口稱道。

君之名譽。時已飛騰於世界矣。美人欲請爲教師。君拒之。蓋不肯楚材晉用。將以救國也。適海鹽張元濟遊歷至美。請君歸國。介紹於清督張鳴岐。破格錄用。君遂與其徒朱竹泉朱兆槐司徒璧如等。於客歲（紀元前一年）正月首途。一月抵省。將飛機運到燕塘安置。順道回家省親。蓋倚閩人固望眼欲穿也。至三月初十日。甫自鄉來。安配洋行西人。買有飛機一輛。遂在燕塘試演。清將軍孚琦往觀。被溫生財槍斃。京外震恐。清帝失箸。夫孚琦死而滿人懼。滿人懼而吾黨得以行其志矣。然則革命之成。以溫君爲首功。而君爲溫君之導綫可也。未幾值三月二十九之役。張鳴岐恐其暗通同志。拒不肯用。閱數月。武昌起義。各省反正。君以虜巢未破。結合同志。組織北伐飛機偵察隊。嗣以南北統一。未獲竟其志。然君又以開通民智自任也。因呈請陸軍司。定期八月念五號十一句鐘。在燕塘試演。先由燕塘墟飛起。凌虛而上。高約一百二十尺。東南行約五里。飛機靈活。旋轉自如。觀者塞途。鼓掌之聲不絕。君欲急於進行。冀達空際。不意用力過猛。兩足浮動。身與機即墜下。頭胸及股各部均受重傷。紅十字會馳救。而藥料不足。是日適星期。陸軍醫生外出。又趕治不及。遂不可救矣。嗚呼痛哉。將歿。猶囑其徒曰。吾死之後。爾等勿因是而失其進取之心。須知此爲必有之階級云云。若君者。洵可謂熱心救國者矣。君年僅三十。上有父母。下無子女。吾不禁爲馮君哭。更爲中國前途悲也。幸其徒朱竹泉等可以繼君之志。果爾。則君死不朽矣。

證明英人無可干涉藏事之理由 錄申報

讀者諸君。猶記朝鮮之已事乎。其初東鄰士夫。與朝鮮之當道。爲親密之締交。以漸移其內向之心。未幾而中日權限有衝突。乃與我訂約。祇認中國爲朝鮮之上國。無干涉其行動獨立之權。更進一步而彼此相約。不得干涉其政治。又進一步而彼此派兵。皆須預先知會。不得自由行動。於是朝鮮隱爲中日共同保護國之局勢成矣。雄師逼於境外。政探逼其國中。而種種之糾葛以起。而甲午之戰禍遂成。而自商湯以來數千年隸屬我華之古國。卒隨旭日之軍旗以俱去。哀哉。前車未遠。言之痛心。曾是屏藩川滇之西藏。而猶可蹈其覆轍也乎。

論西藏之情形。且與朝鮮不同。朝鮮有國王。從前我國之待藩屬。不過收納其貢物。張大其規模。故一切內政。由其國王自行處理之。不受轄於國家統治權之下。西藏則祇有教王。不過以宗教之魔力。得衆心之信仰。將借此以收拾人心。而政治上之實權。則全握於駐藏正副辦事大臣之手。僅名義上會同達賴班禪辦理而已。是故西藏之政權。即國家之政權。自廓爾喀蕩平以後。駐藏正副大臣。儼然爲全藏之主宰。而直接受轄於國家統治權之下。雖未嘗實行改省之議。然其情形。比之法領之安南。日領之朝鮮。英領之印度香港坎拿大等。正復相同。所謂駐藏大臣者。猶是某某總督某某總監也。各國皆有屬地之範圍。他人何來置喙之餘地。今英人乘我大局掣擾之餘。忽作無